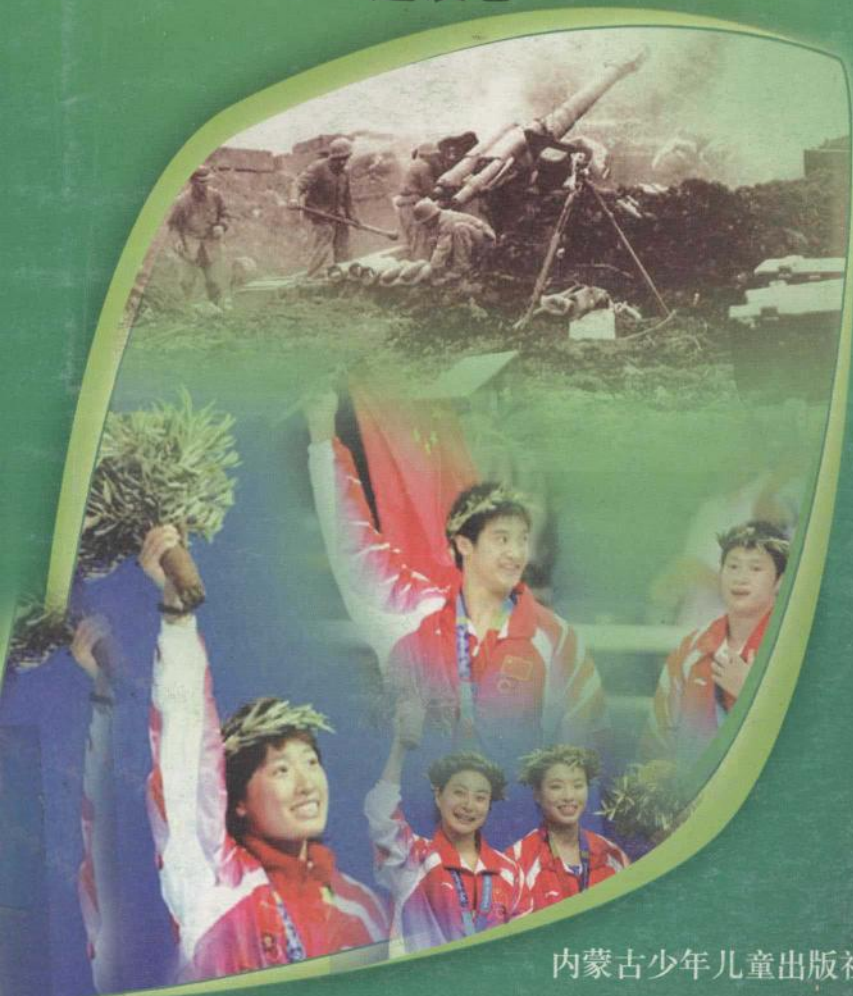


剿匪记

建设卷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

建设卷

剿匪记

王运锋 马振行 编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/王运锋, 马振行编著.
—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
(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)
ISBN 7-5007-4149-9

I. 中 II. ①王…②马… III. 青少年读物
IV. K26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0553 号

责任编辑: 齐蕴铎 洪涛

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

剿匪记 (建设卷)

王运锋、马振行 编著

*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23 印张 7600 千字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本次印刷: 5, 000 套 定价: 898.00 元 (全套 60 册)

ISBN 7-5007-4149-9/G·2916

凡有印装问题, 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

引言

我们回顾过去，是为了珍惜现在，把握未来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这一天，历史翻开了中华民族新世纪的第一页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人们为新生活的到来而欢呼的同时，仍然面临着新的斗争。

建国初，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程度不同的土匪暴乱。土匪人数之多，活动之猖狂，破坏之严重，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。中南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、广西、湘西的匪患尤为严重。国民党残留在内地的匪军、保安团队、惯匪、反动会道门，勾结原乡村反动封建势力，趁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政权尚未建立、健全和人民群众还未充分发动之机，利用各地出现的灾荒，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，提出“反征粮，不交粮，反合理负担”、“等待忍耐半年，瞅准时机反攻”、“赶走共产党，三年不纳粮”等反动口号，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，纷纷在各地

发动暴乱，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，杀害我地方干部、工作人员及解放军干部、战士，抢劫仓库，焚毁监狱，阻塞交通，建立所谓“大陆游击区”等，企图与人民政权长期对抗。土匪过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匪患猖獗的地区，地方人民政权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毁灭，地方局势失控，一片混乱。

土匪活动如此疯狂、猖獗，无非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，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，继续用他们反动阶级的一套取而代之；妄想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，去寻回他们这部分人失去的“美梦”和“天堂。”

土匪不剿，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，人民的幸福生活还会失去。共和国的蓝天下，岂容土匪如此肆虐！1950年3月16日，中共中央发出“痛剿土匪，建立革命新秩序”的命令。这样，一场规模空前的、长达数年的剿匪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。

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、英雄故事，可歌可泣；土匪凶残、狡诈的嘴脸，暴露无遗；残酷激烈的战斗场面、曲折复杂的对敌斗争，一曲曲一幕幕，扣人心弦。

让我们带着对英雄的崇敬，带着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珍惜之情，一起回顾那一段难忘的历史吧。

目 录

引言.....	1
剿匪在华东.....	1
剿匪在华南	35
剿匪在中南	77
剿匪在西南.....	145

剿匪在华东

匪穴掏心

浙江雁荡山地区有个大恶霸，名叫陈广宗，此人秉性刁诈，生得像个瘦猴，还会打猴拳，人们都叫他山猴子。自他当土匪以来，因屠杀人民有“功”，颇受台湾蒋伪当局的器重，曾被擢升为国民党中将师长，成了雁荡山区的土皇帝。我军解放浙江以后，山猴子集结两千多匪徒，盘踞雁荡山区，继续危害人民，并成了我军后继部队向东南

挺进的一只拦路虎。部队根据上级命令，决定迅速翦除这股顽匪。

我军驻江浙某部接受任务后，立即召开了剿匪军事会议。

这是1949年岁暮的一天，室外飘着雪花，屋内却热气腾腾。临时作战室里，正在讨论作战方案。被特邀来参加会议的云溪乡民兵队长梁东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这是个虎背熊腰，浓眉大眼的青年汉子，他曾在游击队干过，解放军进军雁荡山区以来，他多次带领民兵配合作战，表现得很勇敢。他认为，雁荡山区群峰兀立，关隘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要逮住山猴子，消灭土匪，强攻是不行的。最好是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办法，打进匪窟、摸清情况，实行分化瓦解，再一举歼灭。

但是，用什么办法打进去呢？年轻的侦察科长田亮又出了个点子：山猴子有个结拜兄弟叫黄伦化，本来在他部下办事，后来两人闹翻了，暗中拖走了一些枪支，在天龙山一带拉起了二三百人的队伍。最近，山猴子觉得自己的势力一天弱似一天，就派人给他送去一纸亲笔信，邀他上山，重新合作。黄伦化明知陈广宗是一个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家伙。但眼下自己已成了丧家之犬，进无门，退无路，只得带着队伍贸然投奔，不料在半路上被我军与民兵截击包围，队伍被打垮，黄伦化也当了俘虏。经教育，黄

伦化有投诚之意，并供出他有个表弟肖文彪在陈广宗手下当卫队副，还表示愿意前去策反投降。

现在我们正好就汤下面，利用黄伦化引线，打进雁荡山区去。梁东辉和田科长提出的办法，得到了全体到会同志的赞同。于是作战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。还决定将任务交给田亮和梁东辉。当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宣布这一决定时，田亮和梁东辉高兴得紧紧握住了双手。

“不过，”参谋长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受了惊的狐狸更狡猾，挨了打的豺狼更疯狂。你们一定要胆大心细，见机行事。”

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！”田亮充满信心地说。

参谋长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站起来走到田亮和梁东辉身边，亲切地说：“老田，你是老同志了，遇事要冷静思考，拿出主意。”他又转向梁东辉说：“你情况熟悉，语言通，出面应酬的事主要由你承担。”

二

夜深人静，月色朦胧。田亮、梁东辉和黄伦化一行三人，走进莽莽苍苍的密林，沿着长满杂草荆藤的羊肠小

道，向雁荡山行进。

杀人如麻、嗜血成性的山猴子，此刻正翘着二郎腿，斜躺在太师椅上。一边抽着烟片，一边在想：我陈某闯荡江湖，官场发迹也曾威名显赫，称霸一方，难道现在就山穷水尽了不成？不！老子手中还有两千人马，只要顶住共军围剿，等国军打回来，嘿嘿，这方圆几百里还是我的天下！

他早有扩充势力、负隅顽抗的打算。几天前，已派遣他的几个联络副官，到各地招纳收编，可到现在，尚无半点消息。他问他的随从副官谢魁梧：“到各地联络的弟兄有音信没有？”

“报告司令，只有去天龙山联络的马副官捎回消息，说黄司令愿意投奔您！”

“他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二三百人。”

“啊！”山猴子一阵暗喜，“队伍几时到达？”

“黄司令正在途中。”

“好，如今是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他愿投奔陈某，要盛情款待。”

这时，一个心腹匆匆撞进门来：“报告司令，卫队有两个兄弟开小差跑了。”

“啊！”山猴子厉声问道，“今天谁的值勤长官。”

“卫队副肖文彪。”

“把他叫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肖文彪畏畏缩缩地进来了。山猴子横眉怒眼，劈头就问：“你知罪不知罪？”

“知……罪，有两个弟兄跑了。”

“怎么跑的，啊？”

“这……”肖文彪好像有苦难言。

山猴子见他吞吞吐吐，啪！啪！上去就是两记耳光。骂道：“这时候跑了兄弟，等于敲掉老子的门牙！”接着凶神恶煞地吼叫道：“来人呀！把他抓去禁闭！”

不由分说，两个马弁上来把肖文彪拉了出去。

次日凌晨，山猴子还在做黄粱美梦，谢副官就跑来报告：“报告司令！黄司令来了！”

“有请！”

山猴子刚穿好衣服，田科长、梁东辉、黄伦化三人就大步跨进门来，黄伦化迎上前去，拱手道：“拜见司令，兄弟来迟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老弟愿释前嫌，与陈某患难与共，难得难得。”

山猴子客气几句话之后，问道：“黄司令，一共带来多少人马？”

“这次只来我们弟兄三个。”

“啊！”山猴子惊疑地问道，“大队伍为什么不一同前来？”

“匆匆应召，时间紧迫，军务安排不及。另外……”

“另外，黄司令担心队伍要经过共军防地，仓促进程，容易出事，数天后就可到达。”梁东辉补充道。

山猴子见梁东辉谈吐不俗，就问黄伦化：“这位是？”

“噢，这是跟随我多年的高参伍元魁，是个绿林好汉，草莽英雄。”黄伦化又指着田亮说：“这是我的随从副官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陈广宗点着猴头，眼睛却仍然窥视着梁东辉。他甩起了江湖腔：“伍高参侠骨义胆，不可多得呀！”

梁东辉没立即回答，也将他打量了一番。只见那猴子脸上，闪着鬼火般的绿眼，下巴尖瘦，颧骨凸出，胀鼓鼓的肚子，挺得老高老高。好一个暴戾凶残的魔王！梁东辉不由得怒火烧心，20多年前的一幕悲惨情景，立刻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27年的夏天，正是“马日事变”后一个腥风血雨的黄昏。山猴子带着清乡队，在云溪乡进行清剿。这魔王一进村，就疯狂屠杀，霎时，血流成河，尸骨成山。山猴子竟然命令他的匪徒，每杀一人，割下左耳，持耳朵点数领赏。这些刽子手，光在云溪乡一地，就割下耳朵一大袋。那时候，梁东辉的父亲——区农会委员梁槐忠，被他们活捉以后，山猴子亲自指挥刽子手，活生生地将他零

割碎剐，剖腹取心。临走时，又一把火把梁家烧了个精光……想到这里，梁东辉只觉得血往胸口涌，恨不得上前将山猴子陈广宗千刀万剐，剁成肉泥。可是当他想到参谋长的叮嘱，又看到田科长投来示意忍耐的目光时，便冷静下来，回答说：“司令是高山上打鼓——名声在外，我不过是黄司令手下一个无名小卒。今日跟随黄大哥投奔司令，还望司令多多栽培。”

“是呀，望司令多多关照。”黄伦化附和着说。

山猴子听了这番恭维话，倒也沾沾自喜，但疑心未释，又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如今是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撑呀，我陈某虽然能偏安一隅，也只怕是朝不保夕呀！”

“司令何必悲观，我们的兵马士气高昂，英勇善战，等大队人马一到，这地区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了。”梁东辉乘机进言，把“我们”两个字说得特别响。

黄伦化也说：“对，人多势众，胜利就更有把握了。”

山猴子越听越高兴：“好呀！弟兄看中我陈某，我也绝不负众望。今后唯愿精诚合作，共挽危局。不过，伦化老弟，你的队伍还是早来为好。兵力分散，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呀！”

黄伦化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去信，通知队伍尽快前来。”

山猴子听黄伦化回答得干脆，满心欢喜，当面委任黄伦化为第一支队副司令；委任梁东辉为司令部高级参谋。

他大声吩咐道：“谢副官！摆宴为黄司令洗尘。”回转头，拱手道：“诸位请，请。”

梁东辉望着山猴子的背影，与田亮会意地一笑。

三

山猴子收编了黄伦化以后，既高兴又放心不下，对他们仍然进行暗中考察。

田亮真不愧是经常出入狼窟虎穴的老侦察员，尽管山猴子控制甚严，耳目甚多，但他仍然指挥梁东辉巧妙地通过攀亲戚、交朋友、拜兄弟、拉家常等方式，不露声色地进行政治瓦解工作。

打人匪窟后的第三天早上，田亮借着散步的机会，悄悄地对梁东辉说：“根据这几天的观察了解，这支土匪部队，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，除了少数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匪徒外，都惶恐不安，山上的贫苦群众，更是望眼欲穿地盼着解放军早日来解救他们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根据不同对象，采取不同方法，做好工作。”

“对，多争取一个人，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。”

田亮说：“我们的工作要把重点摆在那些关键人物身上。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你可以和黄伦化去找肖文彪了。他

是卫队副，把他争取过来，等于砍断了山猴子的一只臂膀。”

“好，听说山猴子前几天罚他监禁，刚放出来，正是个好机会。”

这天傍晚，梁东辉见肖文彪独自一人坐在门前的一块大青石上生闷气，觉得是个好机会，便邀黄伦化一起走了过去。

肖文彪抬头一看，好生奇怪：“表兄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，只得回老山寨来。”接着忙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随我一块来投奔陈司令的。”梁东辉接过话头说：“我姓伍名元魁，初进山门，望肖队副多多关照。”

“唉，关照个屁！如今我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呀！”

“哎，怎么这样说呢？堂堂卫队副，司令的心腹嘛。”梁东辉有意煽风点火。

“如今是他妈的姓袁的吃香，老子成了块破抹布。”肖队副愤愤不平。

“别这么说，司令听见了，要招祸的。”

“怕他个鸟！老子反正是人一个命一条，到时候——”肖队副还要说下去，黄伦化打断说：“老弟，病从口入，

祸从口出，少说为佳，走，到那边酒店喝两杯去。”

梁东辉随即一把拉住肖文彪的手说：“走吧，别在这里生闷气，喝两杯，什么气都消了。”

肖文彪见他们两个盛情相邀，自然不好推却。三人来到酒店，几杯酒下肚，梁东辉把肖队副的心里话都掏了出来。

原来，肖文彪是山猴子结拜兄弟之一，让他作了侍卫队的队副。但自从与陈广宗沾亲带故的袁通广当了卫队队长以后，袁通广为了安插他的连襟队副，就在山猴子面前拨弄是非，捏造罪名，处处给肖文彪小鞋穿。肖文彪从此失去了山猴子的宠信。

“听说队副近来受了委屈是吗？”梁东辉给肖文彪斟了一杯酒，进一步试探地问。一句话撩起肖队副的火来，他一拳砸在桌上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分明是姓袁的克扣军饷，惹得两个弟兄逃跑，却罚我坐禁闭，老子实在受不了这个冤枉气！”

“人在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？这口气，队副还是忍了吧。”梁东辉内紧外松地劝道。

“忍？哼，要是逼狠了，老子就跟姓袁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！”肖队副越说越气愤。

“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你干得赢人家吗？”

“别看姓袁的是队长，可卫队的弟兄们还是听我的。”

“可人家有司令做靠山呀!”梁东辉又激了他一句。

“是呀,人家的后台硬呀。”黄伦化火上添油。

肖文彪将牙一咬:“他的后台硬,搞不赢他,老子还有两条腿嘛!”

“你是说走?”梁东辉顺水推舟地说。

“闯荡江湖,四海为家。”肖文彪一拍桌子说道。

“可现在你往哪里走呢?”梁东辉严峻地问。

“是呀,如今全国都快成了共产党的天下,山寨码头,垮的垮了,散的散了,你往哪里投啊?”黄伦化说。

肖文彪怨恨交加:“这天下就没有我肖文彪的生路了吗?”

“生路倒是有一条,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。”梁东辉见时机已到,爽朗地说。

“什么生路?”肖队副瞪大了眼睛。

“弃暗投明。”梁东辉直截了当。

“弃暗投明?”肖文彪沉思了一会儿,有些不明白,“你是要我投奔共产党?”

“这是唯一的生路。”

黄伦化站起身来,走到肖文彪身边,语重心长地说:“表弟,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。”

“表兄,你……”肖文彪也站了起来。

“他已经从这条路走过来了。”梁东辉在一旁说。